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晚清珍稀期刊汇编（三）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辭學

闢天荒

陳敷宸

何物文人不祥哉不祥哉文者天下人人心中固有之物也。上而溯之太古界古生界中生界新生界大草大木大鐵大石演而彌進成變相因千轉萬變其來有自窮極往昔釐然可觀下而推之探大寓之祕蘊窮物類於方來寄思怨於空虛亘萬古而獨往自一日而百年而千萬年而億萬年以迄無量數年球界星界氣界無氣界究其變化觀其進步電馳風驚挾空而飛察微知著現無限形形色色揭日月而行與人類並存呼吸萬狀如崩如流取之不禁用之無竭魂礪積胸借書於手文者人人心中固有之物也劉彥和氏曰『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元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地理之文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漢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彤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質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

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錦。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憐然有采。有心之器。其無文哉。」彥和亦一文人也。然其言若此。彼固以其文公之於天下之人矣。日本岸本氏社會學曰。「非人動物。雖甚優等。未有能文者。苟稱曰人。雖甚劣等。未有不能言者。」我且爲之說。曰。苟稱曰人。雖甚劣等。未有不能文者。抑爲之說。曰。苟稱曰人。雖甚劣等。未有文而不能工者。嗚呼。文章之名。自文人專之。而天地無色矣。嘔心咯血。穿鑿鴻蒙。目空千載。離羣而立。不祥哉。文人我不公。其文於天下之人。而務爲瓊瑋漱詭。之觀詡詬。然炫其技。鳴其術。以表暴於當世。傳述之於其後。人曰文也。文也。我得挾萬世。天下之公。律令爲定。其罪狀曰。僭曰逆。抑我不公。天下之文。於天下之人。而徒蠢蠢然蠕蠕。然舉。自有天地以來。大著作。大學問。之具。於我心人。人得以言之者。專而奉之一。二人或數十人。或數百人。曰文人也。文人也。我得挾萬世。天下之公。律令爲定。其罪狀曰。從亂。不祥哉。文人。彼乃以文人。自稱。哉。人乃亦以文人。稱。彼哉。嗚呼。文章之名。自文人專之。而天地無色矣。我謂。古文字以後。雖謂之洪荒。未。曾。開闢。之一日可也。作者。何人。繼者。何人。往者。何人。來者。何人。我獨不得。憲。渾沌。之。籬。

叩洪鈞之鈴。樹萬世大文章之奇轍。拓視界於禹皇之府。美富之觀爲新天地。發其菁華。俾無餘蘊。率億萬輩方趾圓首之族。傾古今之覆藏。大興問罪之師。入其室。操其戈。奪其所私據之物。而還之於其人。荒矣哉。荆棘四望。獨行無徒。我何足以知之。我何足以言之。雖然。文者。人人心中固有之物也。闢之。自文章自由始。

夫天下之大可傷心。大可痛恨。而不可以告人者。莫文章之不自由矣。夫文者。天下。人。人。心。中。固。有。之。物。也。此。區。區。者。而。不。我。界。造。物。何。不。仁。哉。雖。然。此。非。獨。不。文。者。爲。然。也。卽。極。于。古。文。人。之。雄。吾。謂。未。有。自。由。之。一。日。矣。空。山。獨。坐。提。筆。四。顧。戛。然。而。起。哽。咽。無。聲。嗚。呼。文。章。之。不。能。自。由。久。矣。自。今。以。後。亦。長。此。洪。荒。世。界。焉。耳。而。孰。與。闢。之。而。孰。

與闢之。雖然。吾爲區其大端。有四。文章者。語言之代表也。人而不能文。則必不能言也。然人固能言矣。雖然。天下之能言者。果皆能文之人哉。我中國之語言。去文字遠矣。夫人之於言也。自簡之繁。自常之變。人亦一動物耳。而猶以能言故。且以能多言故。翹然自拔於非人動物之外。吾不知結繩之始。其言何如。未結繩之始。其言又何如。然既有人矣。人而既與人相接。相交。相往。

來矣。因而有語言。其中要自有秩序之可執。條理之可尋。是亦一文章之奇觀。或自有書契之制。而轉奪人心。自然之文。於其語言之外。而形以別之意。以附之輒轉。以引伸之異矣哉。古人之制作也。愚黔首之具。歟然當其創始之時。固將以一天下之語言。而使天下之能言者。無一不能文也。夫惟其文愈繁。其言愈廣。斯亦亘古文明之氣運所藉。以振厲而發揚者矣。然我觀於中國之民。又何不識字者之多也。歐海文體獨重音。聲入耳。會心遠勝。目接白晳人種之制造。何精哉。我禹域有愧色矣。顧我又觀於古殷盤周。誥之作雖極後世通儒碩學。而猶苦其佶屈聱牙。欲求句讀。而不能矣。然亦當時文告條教之常辭。愚夫婦所恃以奉行。不失能共知而共解者也。詩三百篇。爲萬古文辭家之鼻祖。然往往得之婦人女子之辭。彼亦豈必執筆學爲如是文哉。而至秦漢之間。一際天下之文章。益衰矣。然以項羽之不學。漢高帝之不專。儒者。晉倉卒起草澤之間。一無雅馴氣象。則亦薦紳先生所不樂道其語者矣。然迄今譜拔山。蓋世之歌風。起雲飛之句。負聲振采。激韻欲流。植體宏遠。居然絕唱。彼固非於語言之外。而別有文章之可名也。然其文乃益不可及矣。文人詞客。窮力追新。至廢黜。寢食而不得。一當張衡研京。

十年不輟。左思鍊都期以一紀。要未有非。當可喜之義。異人之觀。夫亦拙於用思。故雖然此非文人之咎也。總之文字與語言近則爲文。易文字與語言遠則爲文。難我中國文字之學。形聲交錯其弊也。卒趨形而忘聲。其極也。并欲求其形。而不可得。辛苦數十年。而僅爲一識字之夫。斯亦足以自豪矣。故雖以鑾輶文師之才。爲鬼魅驚人之語。天下率靡然宗之。以爲若人者。猶能於語言之外。卓然自成爲文章大家者也。江湖滔滔往而不返。朝宗萬里。吾安適歸。我其於文明無望歟。况乎學文字愈難。而語言之不一。益甚。我嘗謂我中國語言。其種類可數萬計。西北數省人語。畧通雖亦乖越。當多然尙有二三從同者。自大江東下。而一水之間。彼此互歧。一山之阻。狀態頓異。終日喃謠。茫不入耳。抱首疾走。詫爲怪物。蓋有象寄。不能窮舌。人不敢問者。而何惑於風俗教化之未易齊一矣。蓋言語去文字。日遠而缺。舌之蠻音。異方之厖語。乃首中於人心。腦系空靈。茫無一物。先有此不可解識之名詞。浸淫竄伏於鬱亂戲遊之年。至覺智稍開。握卷草然而并不知人世間別有讀書天地矣。則離語言而言文。乃文章不自由。於人心。一端也。身哉。身哉。耳之所觸。目之所通。神之所存。煥然爛然。與生俱來。天不能與人。

不能奪。唯我獨尊。現一切觀。嗚呼。此文章家偉大壯麗之絕構也。身哉。身哉。我求我文。章於我身之外。而曰讀書。曰讀書。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且古人之書。非能於其身之外。而別有所以爲文者也。設不然者。則亦天地間腐敗無用之一物耳。我不知有我身。而但知有古人之文。我其爲古人奴隸歟。以古人無用之文。而舍其我身之有用者。以從之。我其爲古人犧牲歟。而或曰。我以求文之工。然我又決其必不能工矣。何者。文固不能於我身外求之者也。達哉陸士衡之論文曰。『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毫端。』夫文必不能於吾身外求之者也。然我嘗觀於今之爲文者。莫彼且不知文之爲何物也。循環展誦一字。必擇琢彫曼辭。但求媚人。夫當其握管凝思之初。早已離我身與文而二之。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嗚呼。又何彼之不善喪也。大野老真切之辭。遠勝於通人之作。兒童無心之語。適足爲名山所傳。文哉文哉。人孰無身。人孰無文。有此身而自忘之。而外求之。於文孰知。夫文者。乃即由吾方寸。其枝枝節節。終日役役於錯墨丹黃之間。皆足以抑吾人思想而使之不能自伸。

者也不然。則狂夫之叫囂也。不然。則病人之苦呻也。惜哉。勞神苦形。昞夕不倦。囚首伏案。狀若行尸。但從事於區區辭章之末。而舉吾身自然之文。一擲而棄之。斯亦人類之大惡不羣者矣。章氏文史通義曰。『或問蘇子曰。公之博贍亦可學乎。蘇子曰。可。吾嘗嘗學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繢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耳。學者多諭蘇子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常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耳。學者但求博贍。固無深意。蘇子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未可進之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嗚呼。使舍吾身而言文。雖盡讀諸書。何益哉。且我又非欲人廢書不讀也。古人之書。誠非能於其身之外。而別有所以爲文矣。則以我讀古人之書。覩古人之文。直不啻伏古聖古賢。使作階下囚。高坐堂皇。以治之。而決其孰者當。從孰者不當。從孰者當。舍孰者不當。舍。嗚呼。我身之威。亦赫矣。於此而猶慮其不能文。而猶慮其文之不能工。豈不惑哉。然此乃天下人人所能。而非一二。人。或。數。人。或。數。十。人。文。人。所。獨。能。也。何者。天下無無身之人。天下必無無文之人。而究何如矣。則離人身而言文。乃文章不能自由之父。一端。

新世界 卷五十一

也。人天心無無文之人而我則眼空頭鑑人是惟吾文章不論自山之文一識。  
 吾又聞之章氏曰：『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  
 炮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  
 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晏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  
 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已之所求，而廢古人之形迹，是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沉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臣，亦宜  
 作楚怨也。』夫文，又未嘗不隨境而易者也。境遇之於人甚矣哉！我不解世之爲文者，  
 刻縷萬物易地同功。於彼歟，於此歟？於古歟，於今歟？強其心之所不安，研思慮，竭精髓，  
 萬方委折以求之，求之不得，則悲則戚，則目不文。嗚呼！是俳優之故智耳。我又不解古  
 今文人，何皆俳優之不恤也！且文者以達吾心所欲言，亦萬不獲已而爲此不平之鳴。  
 焉不然？吾恐其必不能爲也。抑即爲矣，而或恐其不工，即工矣，而或恐其不盡，買生痛。  
 哭至長沙而倍篤孝標，絕交爲樂安而隕涕情與物遷靡然草偃。嗚呼！境遇之於人甚

矣哉抑我又聞日本之言社會者曰「社會之發生必由境遇之最便利於己者」夫吾人已在社會中不問所遇何時所居何地所交何人所接何物而執筆以隨文人之後塗附塵趨即得其影響一於千萬之間而必不能親切有味矣矧若輕其家邱謂爲僕人俯仰隨時歡泣無序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嗚呼此亦古今文章家之一大厄也異哉劉彥和之論曰「辭入輝煌春藻不能程其艷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彫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振聾矣」以此言文誠美哉然非吾所謂天下人人心中固有之文矣今爲人告曰爾何不文人必曰嘻我不能且爲人告曰爾以爾境爲爾文人又必曰嘻我不能然且爲人告曰爾言爾境未有不勃然起惄然動而惟恐其言之不盡者然則以天下人人固有之境爲人人固有之文天下之人必各有其境遇之可言者也而何患於無文哉雖然今之所謂文者異於此則離境遇而言文乃文章不能自由之又一端也

昔之所陳今日而芻狗矣今之所陳明日而筌蹄矣人以此世界進步之公例也雖然世界之始誰主張是世界之終誰推行是人心自然之文又往往與世界相往復相盛

衰。相。操。縱。相。左。右。而。文。必。不。能。不。隨。世。界。而。變。嗚。呼。斯。殆。非。天。下。文。人。所。敢。與。聞。矣。然。我。謂。人。必。有。世。界。觀。而。後。可。言。文。文。者。天。下。人。人。所。能。爲。也。而。世。界。者。又。天。下。人。人。所。翠。得。而。從。事。也。抑。我。獨。怪。古。人。之。論。文。者。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夫。文。而。待。於。其。人。之。傳。吾。不。知。於。世。界。何。如。况。人。而。果。傳。與。否。則。又。非。作。者。所。能。操。分。而。決。矣。而。必。曰。傳。之。傳。之。吾。又。不。知。於。所。傳。之。世。界。何。如。悲。矣。夫。此。真。可。爲。痛。心。而。掩。涕。者。矣。嗚。呼。文。章。之。可。貴。亦。以。其。有。濟。於。世。界。耳。西。儒。之。言。曰。『政。治。家。之。作。用。於。民。人。爲。直。接。文。章。家。之。精。神。於。民。人。爲。間。接。』吾。謂。文。章。者。又。與。民。人。有。直。接。之。精。神。者。也。何。也。文。果。世。界。之。文。也。彼。夫。騷。人。之。筆。遊。記。之。辭。彫。繪。風。雲。恰。然。情。適。未。嘗。不。目。想。神。馳。移。晷。忘。倦。然。而。刻。意。求。精。徒。以。蝕。大。造。之。清。英。作。人。間。之。殘。蠶。逍。遙。歲。月。於。世。奚。功。況。於。詩。酒。唱。酬。流。連。忘。返。獮。穢。不。治。探。及。秘。辛。文。士。不。德。令。入。齒。戰。此。又。千。古。文。章。之。大。罪。人。矣。即。令。抽。思。於。奧。妙。之。區。拔。奇。於。流。俗。之。外。深。林。嘯。噭。擁。膝。獨。歌。大。聲。發。壁。小。入。里。耳。亦。徒。以。寶。背。空。山。而。不。足。爲。經。世。有。用。之。作。抑。令。繁。情。民。物。耿。耿。不。忘。積。憤。增。胸。冰。釋。泉。涌。淋。漓。大。筆。語。流。于。春。間。亦。通。儒。一。代。之。傑。作。哉。而。或。境。淵。情。濃。蘿。齡。鮮。含。膠。柱。鼓。懸。戛。

然無聲。王陽明氏曰：『返之吾心而不安，雖晉出自孔子，未敢遽以爲是。』達人之言哉。達人之言哉。我謂觀之世界而未嘗雖有孔子之文，無貴也。且世界之文豈必其文之主不主哉？我嘗徒步出郭門，入田間，從農夫野人遊，詢其風俗，聆其談論，摹擬其故，如指諸掌，往往激發至誠，深入肺腑，而諺語之流傳，父老之陳述，質直寡文，落落數語，大率輒軒所不採，紳所不言，方志所不錄，學人所不喜。然而微文隱義，餘蘊曲包，登之明堂，殆無慚德。又况萬里一息，氣輪交馳，繫大陸浩平放，亘海來挾，其獨得之傳輸入黃族歷史，歟！哲學歟！政治歟！法律歟！宗教歟！經濟歟！博物歟！源流間出，燭然滿目。嗚呼！斯乃今日之文界之汪洋美觀矣。是故詞人才子之名濫千載，不若尋常音韻之周於世用也。聖經賢傳之垂諸不朽，不若里巷歌謠之易動人聽，也。總實球而一抱，寄此身於天演，而不能如昔日之局於見聞也。驗人類之生存，吸文化於萬族，孰非世界中人以世界之人爲世界之文，而猶曰非文人、非文人？嗚呼！天下安有

十二

二三

文人哉。天下安有不能文之人哉。而人之爲文者。吾又不知其有濟於世界否矣。則離世界而言。文乃文章。不能自由之。又一端也。

嗚呼。以文章言。自由斯亦自由之最可憐可笑。而界之無甚高論者矣。然文章也。而竟不能自由哉。自由也。而竟不能於文章。得之哉。嗚呼。文者。人人心中固有之物也。人亦孰不能文。而究不然矣。天下之文人鮮矣。我固曰。其離語言而言文也。其離人身而言文也。其離境遇而言文也。其離世界而言文也。夫人誠以其文之離於語言。於人身。於境遇。於世界。而不得其自由矣。然人果僅以其文之離於語言。於人身。於境遇。於世界。而不得其自由也。則又不自由之大可喜可幸。而爲千萬世文人所禱祀求之。夢想繫之。而不可得者矣。吾爲推文章不自由之故。而尤有一大端焉。嗚呼。天下之書多矣。雖然。書文何少也。五大洲之大五千年之遠。以幾何之數。求之。不讀書。不識字者。勿論。計文人所得。目書數千字。傾地球。不能載矣。今之書何少哉。則以其不傳。故然。書又何不傳也。則以其傳而終廢。故然。書又何竟廢也。嗚呼。言念及此。我爲之淚下。而血儻之矣。空林黯黯。白日沈沈。魂魄不斷。問天欲泣。我嘗謂天地生才無

數荒江白屋間必有抱書獨坐目無全書落筆萬言傾吐胸臆之不平而徒以陳義過高無二好事者爲之補綴任其風流星散遺書不少概見亦必有思想所存寄身天外俯視一切嗒然若喪老死其身不成一字夫孔孟之書天下人人所盡能讀也然以多學而識之聖不得已而好辯之士竭其一生七八十載之精力而益以諸弟子之間答一時諸豪傑之辯難吾知其繫之編簡垂之縹僥者必不僅如今之所傳其指畫手摹終夕不倦又必不能盡筆之書卽其所書者吾又知必非大得意之作不然如顏子者孔子所稱爲好學而自歎其不如者也吾與回嘗終日吾不知所陳何語所論何事意必非尋常論學之旨抑必有萬不能出而問諸世者不然何迄今不聞一語也抑我又嘗反覆推求於孔孟之書而於其委折周詳因文見意之處宗旨皎然往往於言外得之嗚呼此其用情亦太苦而其文之不能抒所欲言又可知矣况孔子之言何異於孟子而孟子游歷齊梁之郊大暢其平日所見草莽寇讐之書與齊宣王率爾言之而孔子之對齊景公也則必約其詞曰君君臣臣夫當戰國之時各強國有競爭之勢諸侯皆以得士爲榮而懼其僉卒得罪至舉國相從而猶無以自贖范睢入秦秦王長

跪蘇子過周天王郊迎當時之風氣固然矣故孟子言無諱避春秋必不能若此我觀春秋之文多曲重戰國之文無隱詞春秋之文多矜貴簡重約辭成章戰國之文多抑揚盡致纍纍不絕有一折萬里之勝春秋之文多隱蔚深文徘徊赴百鎔裁雅練簡然有光戰國之文多骨采飛騰萬塗並出風發泉流洋洋能自己而取舍刪然旨盡而意隨以盡當時之風氣固然矣孔孟故聖人不隨流俗變易然其文有不能不然者痛矣夫顏闡之書曰「仲尼力且飭羽而畫從事華辭夫何足以主民」雖然此亦可見古聖人無告語之苦衷矣況於空谷之內持義高遠更有非孔孟而體舜禹者又何能出其素所蘊蓄之言娓娓爲天下道哉雖然此猶其衰耳吾獨不解以周公之聖成王之賢而又處家人骨肉之間語何不盡辭何不達而當流晉之興倉皇東遷斯斧破缺抱痛無言乃至自托於詩人隱諷之詞爲寫物類情之作嗚呼吾讀幽風不終篇不覺爲周公泣然悲矣且以是益神移目注皋陶益稷之朝吁唏稽首君臣平等「殷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良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良叢挫哉股肱情哉萬事墮哉」嗚呼何其辭之直情而徑達也抑羸劉以上以在下之言而涉於政治者惟詩

與春秋二類然詩者固古仁人君子萬不能已之所爲也古人云『詩言志歌詠言』又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夫當志之所存性情之所激豈必有擇而言之又豈必文其辭以出之而我觀於三百篇之作何又隱義而多諷也夫憲憲不得仰不能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而委曲相將從容應節此其爲文亦太苦而且勞矣明堂清廟鼓吹太平頌聲交作信詩人盛事矣而復何志之可述何性情之能適矣而乃挾詭文譖諫之旨自託於勞人怨婦之徒猶必鰥艱然以溫柔爲教敦厚爲宗若深慮其言之太激者然而復何志之可述何性情之能適然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吾謂自有詩之始而王迹已大不可問矣况春秋之文乃是非賞罰所由寄而華袞斧鉞之藉以行其權力者也然乃斷斷然於一字一例之進退假師弟口耳之傳行王科九旨之法持居正尊王之說而有微言大義之殊吾不知孔子作春秋何瑣瑣爲此而使後儒之讀其書者信之則流於讖緯荒渺之歸疑之則指爲斷爛無憑之語吾不知孔子作春秋何瑣瑣爲此嗚呼此不待明者而辨其故矣太史公曰『褒貶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嗚呼不豈大可哀哉豈不大可哀哉又况莊列之流寓言居其